



阳光 汹涌

YANGGUANG

XIONGYONG

东北少年
杀人事件

铁头
○
著

血的色彩强劲有力地冲击着汹涌的阳光
少年躺在地上
瞬间就被漫天的红色淹没
一切的悲剧
都只因为我喜欢你而开始
北京燕山出版社

阳光汹涌

东北少年杀人事件

文 / 张悦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阳光汹涌 / 铁头著.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5402-2243-7

I. ①阳… II. ①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9918 号

阳光汹涌

作 者 铁 头

策划编辑 项国托

责任编辑 张红梅

装帧设计 小 贾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14 千字

版次印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序

自由国 度

连俊超

我走到那片披着红衣的野地时，风把一片片落叶踢到路边，给我清理出了一条清晰的道路。我停下脚步，盯着道路呆呆地站立着，像一棵停止生长的老树。

我大半辈子都在荒野上走过来了。

我一路走，一路问：“你知道哪里是自由国吗？”

人们把头像钟摆一样摇来摇去：“我们也在找，如果你先找到了就跟我们说一声。”

他们的声音被旷野的风撕得粉碎，像落叶一样在空中飘荡。路上到处是这样的游荡者，这样的声音。我分不清这话是谁说的。他们话未说完，却早已走远。

我没日没夜地走，不厌其烦地问同样的问题，得到同样的答案。后来我不再问了，我想这些游荡者肯定还没找到，不然他们早呆在自由国生活了。于是我把嘴闭得严严实实的，像哑巴一样跟着人群晃荡。

走累了我倒头便睡——没有谁催我赶路，他们只顾着自己。那次我

醒来的时候,发现跟了多天的一群人不见了。我呆立在旷野上,像棵随风舞动的细草。一只鸟鸣叫着从我头顶掠过,我便有了新的方向。我不需要路,我似乎走在空中,像那只自由的飞鸟。

后来,我看到了一片长着红草的野地,还有一条清晰的路。路边有几个老头靠着粗大的树根坐着,望着远处发呆。我走过去,很小心地问,你们知道哪里是自由国吗?

老头懒懒地抬起眼皮,说:“你找自由国?再往前走一里就到了。”

我怔了一下,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找到了。想到那群人还在路上瞎转悠,我便禁不住兴奋了起来。

我抬起老化的双腿向前狂奔了一里,看见了一面古砖垒起的城墙。墙壁的右角开着一扇木门,我便走了进去。我找到了!我喊了一声,然后扯着嗓子吼起了我一直羞于唱的歌谣。

我自由了,我可以在自由国度里畅所欲言、随意做我喜欢的事情。我甚至可以开一片荒地,种上庄稼,一年只顾播种和收获。

我奔进城里,突然愣住了。这里的人们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自由活跃——年轻人和老人都靠着墙根坐成一排,和我来时见到的几个老头没什么两样。看到我进城,有人抬了抬眼皮,而大多数人并没有改变目光的轨迹。我在城里转了一圈,只偶尔看见几个沿街道走动的人。他们只顾低头看路——似乎眼睛长在地上——完全是一副服刑罪犯的模样。这些人令我沮丧不已,来时的兴奋一下被抹去了大半。

我回到城门口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和我一样兴奋地狂奔进来的年轻人。

他喘着气,乐呵呵地问:“这是自由国吗?”

我点了点头。

他笑着说:“找了两年了,真不容易呀!”

我说:“你这么年轻,来的够早了,我都找半辈子了。”

年轻人吁口气:“来了就好,以后我们就自由了。”

他看到靠墙根的那一排发呆的人,脸上的兴奋立刻就被迷惑取代了。

怎么都坐着不动？难道我们走错地方了，这里不是自由国？

年轻人走到墙根问那些发呆的人，他们只说一句话：这里就是自由国，以后你自由了。

天黑的时候，靠在墙根的人都纷纷起身，走进了自己的房子。我和年轻人也找了一间空房住下。第二天，我们找来一辆轿车，在城里溜达了几圈，还骑着马疯跑了半晌。我们无所顾忌地玩乐，为自由欢呼。仓库里有的是粮食，我们不愁吃喝，但我还是开了一块空地，种了些蔬菜作物——这是我的自由。年轻人从马场牵出十多匹马，在房后养了起来，他说这是他最大的愿望。他不分昼夜地和马群在一起撒欢、戏耍。

那天，他说，他玩累了，想到墙根下坐一会。

我说，去吧，那是你的自由。

年轻人一坐下，就聚精会神地望着地上的一块土，眼睛眨也不眨。后来，城里新来了一群人。他们问年轻人，这里是自由国度吗？

他头也没抬，说：这里就是自由国，以后你自由了。

那你们怎么老老实实在地坐着，一点也不自由啊？

他重复道：这里就是自由国，以后你自由了。

他们便欢呼着在城里奔跑起来。

城里大约每半年都出现一群新面孔，他们欢呼雀跃，做他们乐意的事情；但玩累的人多了，坐在墙根发呆的人也不断增加。有的在墙根找不着地儿，就坐到树枝上，盯着树叶发愣。谁也不会叫他们下来——那是他们的自由。

几年之后，我开的那块地不再像以前一样肥沃了，庄稼都懒得生长了。

我对年轻人说，我不再种那块地了。

他说，这里是自由国，种不种都是你的自由。

我把地撂荒，整天背着手在城里转悠，没有事儿。那天我走到了城外，一阵凉风猛地撞在我脸上，像是给我了一耳光。我抖抖僵硬的身体，慢悠悠地向远处走去。

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

路上有人问我，你知道哪里是自由国吗？

我的头像钟摆一样摇来摇去：我也在找，如果你先找到了就给我说一声。我的声音被旷野的风撕得粉碎，像落叶一样在风中飘荡。

序 自由国度	001
零·盛夏阳光	001
一·胡小妮与《水浒传》	002
二·胡小妮说,这是女人用的东西	008
三·灾荒的向日葵	017
四·陈小露与她的藏宝图	023
五·抛弃的布娃娃,死去的女孩	035
六·三十块钱	045
七·老乌龟趴在那里睡大觉	048
八·毒蘑菇	058
九·精神病	062
十·夜幕降临与持刀少年	075
十一·给我出去!	082
十二·你说她会死吗?	089
十三·阳光下的情书	099
十四·真想给他一刀!	108
十五·孟军是王八蛋	114
十六·快跑,警察来了	122

十七·他们还要跳舞	132
十八·庙,闹鬼	136
十九·阳光真好	143
二十·孙越的故事	147
二一·陈小露的故事	153
二二·胡小妮的故事	158
二三·我的故事	168
二四·我爱你,胡小妮	175
二五·家里来的陌生人	183
二六·快要死掉的春天	187
二七·别欺人太甚!	193
二八·他们都去了哪里呀	203
后记(一) 阳光刺痛我眼	211
后记(二) 青年原创书系	213

盛夏的阳光凶猛地吞噬掉路上的行人、车辆、建筑，像咆哮的海水那样，沸腾的热浪翻滚着向四处奔腾，铺天盖地，气势汹涌。路面已经被晒得滚烫，那些路人们，撑着遮阳伞脚步匆匆地走着。空气里弥漫着沥青融化时的刺鼻气息，那必定是来自于马路上轮胎的印痕，还有那些金黄而扎眼的光线，纵横交错，在金属的塑像与大厦的玻璃间反复穿梭。城市变得沉默无声，压抑而颓废，似乎就要像一支雪糕那样化成液体，只有那些少年们，他们可以毫不在乎地在阳光下奔跑。汹涌的阳光是属于少年们的。在这个有着古老历史的城市里，他们跑过一条又一条的街道，头发上跳闪着耀眼的金光。我又一次看见那个少年，他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那里阳光的色彩无比强烈，我看见他就像是站在一团火焰之中。很快我就会看见那只猴子，一只手持尖刀的猴子，猴子把尖刀刺入少年的身体。我看见血的色彩强劲有力地冲击着汹涌的阳光，少年躺在地上，而他与这个世界，瞬间就被漫天的红色所淹没。

我再一次从这个噩梦里惊醒。

窗外的操场是那样的安静，我紧靠着窗口，炽热的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些少年的面孔，还有一些属于少年们的故事。那些故事就发生在不久之前，在我还没有成为高中生的时候。

日历上显示现在是春天。春天,这两个红色的字就像女人涂红的嘴唇。这是一九九九年的春天,流行元素依旧是艳丽。现在我是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这一点尤为重要,这可不单单是我比初一年的孩子高一等,而比初三的孩子矮一等,没这么简单,我祈祷你会记住它,这样在后面的旅程里,你不至于像头陶醉的河马一般晕头转向。

春天其实并不像春天,风还是北风,而且风还是很硬很凉。你走在外面的时候已经看不见积雪,但是空气很干,呼吸时,空气从你的鼻孔里进入,空气像刺猬在秋天的落叶里打滚,扎得你的鼻子里面刺痒难受。我在开学的前一天过生日,在陈树家的羊汤馆里,我姐姐陪着我在那儿吃了一顿饭。后来陈树家带着我们去了一趟市里,姐姐又给我买了一套运动服,她说我的校服又难看又破,以后还是别穿校服了。我知道这可不兴,学校规定每个学生必须要穿校服,尽管每个学生的校服都不合身,穿起来就像是一只只的大袋鼠,但学生就是要这个样子的。所幸现在的学校已经抓得不再那么严格,只要星期一升国旗时你穿上就好。

然后,我的讲述将会从这里开始。这个时候,我仿佛看见一列老式的火车迎面开来,碾压钢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即将毁灭掉包裹事实的泡沫网,它们干裂的泥壳碎裂成灰,真实的果子将在地上滚动着前进。

星期一。

我们都站在操场上,看着五星红旗在干冷的北风里爬上金属的旗杆。我们都龇牙咧嘴地缩着脖子,感觉到自己的膝盖骨就像重型机械上一颗松动的螺丝帽。我们这样的冷,领导还要讲很长的话。我的同学童军嘟囔说,丁主任也真有意思!说话跟举着竹筒吐豆似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

我们班的队伍迅速地排列成密集队形,在激扬的乐曲声中走向教学楼,拐上楼梯,走进教室。在我们班教室的门口,我看见一个眼生的女孩站在走廊的窗户旁。那个女孩没有穿本校的校服,她高高地扎着一条短马尾,穿着一件黄色的外套。那个女孩笑咪咪地看着我们,其神情坦然的程度仿佛我们是多年的老友。一位中年妇女站在她的身旁。不难猜想,那是她的母亲。你随便地一瞥就会发现,她们长得是如此之像。只要你见过我的同学童军和他的那位同样尖嘴猴腮的父亲,那么你就会恍然大悟,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原来都是有所依据的,它们的存在是那样的合情合理。那个女孩目光灼灼地看我们,我们也看她。我们可是一点儿都不客气,我们不但与她对视,还要看她的母亲。一对漂亮的母女。他们就是这样议论的。当时我有些激动,我想,这或许就是我们班新来的同学,更或许,她将是我的同桌。所有的真实记忆,绝大多数都是每个人故事里的俗套。这简直太过美妙。

果然,班主任邓老师对我们说,在上课之前,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我们班的新同学,她叫……胡小妮。胡小妮,你跟大家说点儿什么吗?

胡小妮不好意思地摆手笑,她说,不。

邓老师推了一下鼻梁骨上的眼镜,那好,你先去那个座位。

我看见邓老师的手指向我的方向,我又听见他说,你就坐在他的旁边。

胡小妮说,哦,好。

胡小妮就拎着她的书包朝我走来,她站在所有人的目光里,用手摸了

摸椅子,然后一屁股坐在了椅子的上面。胡小妮的母亲冲胡小妮摆了摆手,那意思就是告诉她说,你要好好学习,我这就回家去啦!胡小妮当然心领神会,她冲她的母亲回以微微的一笑。然后胡小妮的母亲就和邓老师一起走出了教室。胡小妮把她书包里的文具盒和课本什么的都一件一件地摆在书桌上,非常没有必要地摆出了很多,就像天桥上摆地摊的女人拿出她的一双双袜子,接着她转过脸来问我:

这节课是什么课?

几何。我彬彬有礼地告诉她。

哦。胡小妮慢慢地点了点头。

因为我是坐在教室的最右边,挨着冰凉的墙壁,所以我可以把后背靠在墙上,像酒鬼那样惬意地歪坐着。我可以用很大的角度看教室里的每一个人。我看见他们都在看我,看一看我,又看一看胡小妮,几乎是整齐划一地冲着我挤眉弄眼。我似乎还听见了童军的声音,他的嗓门又尖又细,活像大便干燥的太监,他说,便宜这个小鬼崽子啦!

几何老师是一个瘦小的女人民教师。她的手里总是拎着一把大三角尺,似乎尺不离手,她经常像个测量员那样地在校园里面走来走去。甚至有这样的传说,有人目睹她上厕所的时候都要带着三角尺,不过这很难证明,因为老师们并不轻易上学校里的厕所。现在她给我们在黑板上画了很多的图形,我觉得她喜欢画图明显胜过于给我们讲课。我看得出来胡小妮对学习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即使那些黑板上的图形都已经被老师画出了艺术化的美感。她的眼睛虽然在看着黑板,但是她的眼睛发直。很明显她没有在认真听讲,她是在想着什么事呢。开始的时候,她的身板坐得笔直端正,后来她就坚持不住了,就像桥梁突然间坍塌掉一样,她的脊背迅速地弯成了一张弓。胡小妮转过脸无聊地打量我,她说:

喂!你叫什么名字呀?

张健。我告诉她。

胡小妮皱了一下眉头,哪个 jiàn? 宝剑的剑吗?

不是。我说,是健康的健,健美的健。

哦。胡小妮作出恍然大悟的样子,然后她坐直了身体,假装在很认真地

听讲,但是听了一会儿她又坚持不住了。她开始皱着眉头看我,愁眉苦脸地对我说,张健。

怎么了?我偏过头。

没意思。她的几根手指像耙子那样在桌面上无聊地挠着。

这有些让我不知所措了。我想这个女孩挺自来熟的,看来她是没有把我当成外人,她十分信任我,想让我分享她的无聊。这时的我居然有一点儿感动。我禁不住暗自赞叹:啊!她是一个多么不虚伪的女孩。于是我也就不再假装认真地听讲了,我告诉她说:

我也觉得没意思。

我还以为你听课听得津津有味呢,原来你也是装的。胡小妮颠着腿笑吟吟地看我,她的脚就像是踩在了电门上一样,又或者,她是一个正在审讯狡猾罪犯的女警察。她说,上课一点儿意思也没有,我就烦上课,咱俩出去玩一会儿得了。

这又把我给吓了一跳,她以为这是在自己的家里么,想出去玩就出去玩。更主要的是,她才刚刚来到我们这里,还没有摸清这所学校的形势呢!连个好学生的样子也不打算装装,就这样着急地想要去堕落,这岂不是非常冲动。我暗想,我可不是那种人。我对她说:

外面挺冷的,出去了更没有意思。

那咱俩下跳棋吧!胡小妮的眼睛像车灯一样望着我。我的书包里面有跳棋。

正在上课呢呀!上课怎么能玩跳棋呢,被老师发现了怎么办?我不得不惊讶于她装备的齐全,看来她是个堕落的老手。

你的胆子怎么那么小呢?胡小妮语含轻蔑。她说,男人呀!张健,就要有一种我自横刀向天笑的气魄,大不了去留肝胆两昆仑!

你这是胡说八道什么呐?谁说我没有!你根本就不了解我。当时我有一点儿生气,一个刚刚来到异地求学的女学生,竟然敢口无遮拦地说一个她并不了解的男人缺乏的恰恰是男人的魄力,这是多么的不像话。

我没有再说话,似乎在赌气。我开始目不斜视地继续听老师讲几何,但我终究不是一个爱学习的人,我一点儿也听不进去那些公理和公式,定

理和定义。后来我用手拄着脸，假装认真地听讲，但脑子里面想着的却是胡小妮。我想这个女生怎么这样呢？我用眼睛偷偷地斜视着胡小妮，看见她坐在那儿，正在心烦意乱地抠手。尽管胡小妮在无聊的时候会抠手，但她到底不能总是在那儿闷着头抠她的十根手指头，手指头的数量毕竟有限，而无趣无限。她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摆弄了一会儿自己的手指头，然后把头凑过来冲我说：

喂，张健，你会打台球吗？

我不会。我摇着头告诉她。

你看看你，你怎么这样？胡小妮把嘴咧成了一个瓢，她同情地望着我说，你怎么一点娱乐精神也没有呢？我看你就是一个无聊的人，你在虚度年华啊！张健。

什么我就虚度年华了。我觉得她的话听起来莫名其妙。

胡小妮想了一下，然后挑着眉头乐呵呵地望着我说，我教你打台球怎么样？

不用。我高傲而严肃地拒绝了她。

嘁！胡小妮白了我一眼，不用拉倒，上赶着不是买卖。

这时的胡小妮就像是一个喝醉了酒的人，她坐在椅子上，脑袋像挂钟的钟摆一样左右摇晃，她摇了一会儿脑袋又把嘴巴冲向我说，没意思，没意思，你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没？

我忽然想起自己的书桌里有一本《水浒传》，那是我从家里的床底下翻出来的，我猜是很久以前我爸看的，或者是很久以前我叔叔看的，又或者是我爷爷看的说不定，因为这本书的纸页都发黄了。我把书递给胡小妮说：

只有这个。

什么呀这是？胡小妮接过书，仿佛是习惯性地送到鼻子下面闻了闻，眉头皱成单引号地说，这本书怎么这么破烂，是垃圾堆里捡的吧？

你不看拉倒。我伸手想要拿回自己的书，极其难得地耍了句贫嘴，还挑肥拣瘦的，这是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别人想看我都舍不得让看。

我看，我看。胡小妮冲我咧嘴一笑，你这孩子心胸狭窄。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胡小妮表现得很安静。她竟然看《水浒传》看得入迷了,每天她都埋着头看这本破破烂烂的书,看到激动之时还要装模作样地冲我拍案叫绝:

好!不错,……哎呀呀!可惜啦!……他妈的!气死我啦!……呸!活该,怎么只有上部?下部和中部呢?

没有。我告诉她。

虽然天气每天都在变化,但却是在慢慢地变得温暖,可能山坡在慢慢地变绿,可能野花在慢慢地绽开,可能枯萎的河床在慢慢地湿润,可能汹涌的阳光在酝酿着咆哮的时代,可能悸动的期盼徘徊在第十二节硬卧车厢。但是胡小妮的每一天都没有变化,她的每一天都在读书,她将我的那本破破烂烂的《水浒传》看完之后,拉着她的母亲特意去了一趟新华书店,买了一套完整的《水浒传》。尽管她说她的母亲一直强烈推荐她阅读《红楼梦》,或者《简·爱》,或者《雾都孤儿》与《苔丝》,但她还是坚决地买了《水浒传》。

这本书比较带劲儿。她兴奋地对我说。

因为上课看小说要偷着看,所以胡小妮就把书放在大腿上,埋着头,